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劒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爲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散氣

流形既陶既甄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

爰始夫

婦以及君臣

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塞猷猷與猶古字通

婦德尚柔

含章貞吉

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妻道也又曰含章貞吉以時發也

婉嫕淑慎正位居室

漢書

曰孝平王皇后爲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柔和嫕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位乎內

施

衿結禱虔恭中饋

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紵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禕九十其儀毛萇曰禕

婦人之幃也禕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毛詩曰敬慎威儀又曰各敬爾儀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

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洪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亥熊

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

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闕獸熊佚出攀檻欲上

何故當熊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

此倍敬 班妾有辭割驪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漢書曰成帝遊 道罔隆而不

殺物無盛而不衰 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

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 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

容而莫知飾其性

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

其心惑矣家語孔子 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

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

周易子曰君 苟違斯義則同衾

以疑

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爲遠

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

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

道惡盈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無恃爾貴隆隆者墜

楊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

鑒

于小星戒彼攸遂

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雪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

無所必遂也

比心螽斯則繁爾類

毛詩曰螽斯羽說說

不可以黷

寵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章昭曰畏黷黷其類也

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

盈必損理有固然

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

美者

自美翩以取尤

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

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冶容求好君子所讎

周易曰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

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

故

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

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

不敢息

靖恭自思榮顯所期

毛詩曰靖恭爾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
暢來弔國憂實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

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
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大破單于遂登燕

然山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范曄後漢書
曰孝和皇帝

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年曰
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爲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

太后寅亮聖皇登翼王室

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
予一人登翼謂登用輔翼

納于大麓

惟清緝熙

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
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

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

巡禦治兵于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爲執金吾與竇憲
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

兵杜預曰三年而
大習出曰訓兵

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

毛詩曰惟師
尚父時惟鷹

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昂哉夫子尚相和如虎如貔
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

暨南單

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范曄後漢書曰
南單于休蘭

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
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竇太后從之

元戎輕武長

轂四分

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中者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轂梁傳

曰長轂五百乘范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駝雷輜勒

以八陣莅以威神

雜兵書八陣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北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

日鴈

方甲耀日朱旗絳天

漢書曰發屬方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

遂凌高闕

下雞鹿

漢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范

經磧

鹵絕大漠

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軍絕漠臣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斬溫禺

以鼙鼓血尸逐以染鍔

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觀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

爲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左傳智瑩曰不以鼙鼓也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

芟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

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范曄後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

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

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爲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

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鄒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起於勇士厲茲可謂

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求寧也漢書楊雄上疏曰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求寧乃遂

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鏐王師兮征荒裔毛詩曰於

鏐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夏其邈兮亘地界封

神丘兮建隆嵒說文曰嵒立石也嵒與嵒同熙帝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爲汲令遷濟北

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

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

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

也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守之以

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 在涅貴不淄

暖暖內含光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

春秋仲星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

柔弱者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老子曰

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若久長剛強

者先亡也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論語曰閔子侍側閔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鄭玄曰行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行

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郭璞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爲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

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我我

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荆

衡近綴岷嶓

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

皆山南通邛棘

北達褒斜漢書奇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棘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

里有褒谷口南口

狹過彭碣高踰嵩華

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曰褒北口曰斜

關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

書注曰劔石海畔山也酈元水經注曰小劔戍北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劔閣也窮地之險極路之峻

周易曰川上陵也西都賦曰臨峻路而啓扉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

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

得十二田生獻籌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矧茲

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趙趙陳琳爲曹洪答文帝書曰一

趙趙難行也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

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

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

湯放之桀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

國武侯曰善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公孫既滅劉氏銜壁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爲導守江卒正假

稱蜀都太守自立爲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傳禪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晔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地不速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

劉諸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爲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

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

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

天人啓慧

史巨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

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于戈之

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爲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爲西伯武王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爲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讓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柔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其慧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

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

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六韜曰紂

患刑輕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

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

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

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

屋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支萬福我皇

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

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官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

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

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

福攸同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

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

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己酉檄京師

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爲表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

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爲雍

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

修許昌宮賦曰瞻暖低徊天行地止

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

大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

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鄭少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穿宵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

奮執銳爭先

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

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穿宵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矢之墜兮士爭先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兇渠泥首

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士重曰

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爲一通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

關引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千羣朱旗萬里

吳都賦曰引舸連軸巨檻接艦

鐵馬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爲表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已見上文折

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

巴黔底定

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

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

流弱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

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

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

戰同枯朽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過秦論曰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

之弊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然也

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

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

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

曰凡師過信爲次尚書曰王至于高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

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方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

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

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方黃于篚

以迎君子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小人也

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

罪吊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餓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

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

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

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

民呂氏春秋曰曰桀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

變八方入計四隲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機

河圖

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隲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而尊

嚴之度不讐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惟

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

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昔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縋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璇臺之珠

反諸侯之王

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蒙寶衣授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琬

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指麾而四海

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

新序

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考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於是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叙之圖

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貺

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緋狀龍沒圖在揚雄靈寶賦

日大易之始河序龍馬雒貢龜書

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

羣望攝袂而朝諸夏

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禮記曰升于中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上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

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衮淑

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爲上策戰爲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

國用中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

杜篤論都賦曰

連緩耳瑣離題呂氏春秋曰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比皆服德厚也高誘

曰夷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到

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爲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

兵則刀鋌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爲室兮旃爲牆杜篤論都賦曰同

穴裘楊之域共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

川鼻飲之國

南罷鄯河西無訖言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紂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

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爲秦壤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遠逃而漢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圖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爲梁州刺史歷年無警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乃

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

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置博

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初

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遙集乎

文雅之園翺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

賣買號興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曰平

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

介臣又曰稱秩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

元祀咸秩無文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

教臻

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入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漢書曰呼韓邪

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

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歷代規摹前

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引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

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

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栢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

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

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周書曰文王至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千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為松

栢北荒明月西極流精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

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有壙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海岳黃金河庭紫

貝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